

在纸张修复师曾敏莉的工作台上，纸是有生命的，它也会“生病”。

关了工作室的灯，拎起紫外线灯，紫光扫过残破的画纸，她仿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。“这些像星星一样的点点，都是霉菌。”她指着斑点说。

早上10点，曾敏莉准时走进位于乌美科技园的工作室。大门进来是检查区，穿过狭窄的廊道，便是她夜以继日的修复区，也是残品的手术室。

“我觉得自己像一名艺术医生（Art doctor），给这些纸看病。”她认为，纸不是静止的材料，它会随着环境、时间，以及人为因素而变化，像一具会老去的“身体”。

从业26年，立志一生与艺术为伍。每天来到她工作台上的“病人”形形色色：水彩、水墨、屏风，乃至旧照片、档案与古籍。“只要跟纸质有关的文物和作品，我都能修复。”

报道◎陈默汎

kkchan@sph.com.sg

（图片取自视频截图）

纸张修复是一门慢工艺，但曾敏莉乐在其中。



与时间角力

她用双手救活古籍书画

一条少有人走的路

1996年，曾敏莉从拉萨尔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。在佳士得拍卖行实习时，她目睹一名德国修复师如何将严重破损的画作奇迹复原。她深受震撼，成了她投身修复事业的起点。

同年，她远赴英国伦敦深造，成为本地首位攻读纸张修复学位的学生。

学成归国后，她在国家档案馆和国家美术馆深耕近10年，2009年自立门户。从单打独斗到如今的四人团队工作室，她练就了一双让纸重生的手。

纸张修复是一个冷门且高门槛的手艺，除了讲究实务经验，还必须到海外研读精进。曾敏莉庆幸当年父母并未因为行业小众而阻拦，反而让她在蓝海中看见了机会。

在这个人人担忧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时代，她有信心地说：“文物需要修复，我们这个行业是AI无法取代的。”

这些年来，经她巧手修复的纸质文物难以计数，从1853年出版的传教书，86岁高龄的日本纸娃娃，乃至价值130万元的私人珍藏名画。但最令她难忘的，是一次破土重生的抢救。



虫蛀的纸就像蛀牙，须要清洗与填补。看似简单，实则工序繁瑛，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才能把补痕做到自然。

纸张修复师曾敏莉从业26载，用紫外线灯“诊断”霉菌，以纸浆“缝合”虫蛀，让沉睡173年的时间囊重见天日。在她手中，残破的文献古画是会呼吸、会老去的生命。她相信，只要收藏得当，纸的生命可以很长。这门与时间角力的手艺，AI无法取代，唯有亲手触摸，才能让纸张重生。

碎成渣的出土文物

2016年，善牧主教座堂修复工程期间，在一处花岗岩台阶的柱基底部，意外掘出一个盒子。据报道，这可能是本地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时间囊。

这个沉睡地下173年的盒子，装有24枚18至19世纪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等多国硬币，以及1843年的报



书背的残胶如同伤口结了痂，泛黄的化学物质早已渗入肌理，很难彻底清除干净。

纸等出版物，包括《新加坡自由报》（Singapore Free Press）、《海峡信使报》（Straits Messenger）等。这些珍贵的纸质文物，因长年受潮，结成一团面目全非的“泥坨”，几乎无法辨认。

曾敏莉指着桌上已修复的残片回忆：“当初发现时，是一坨坨的。要找回它们，必须先将碎片从泥土中‘拆’出来。最具挑战的，是没有任何参照物可对照，拼接时必须格外小心。”

她与团队耗时六个月，才把残片拼凑成可阅读的形状。她坦言，这是至今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抢救工作。

修旧如旧留住时间皱纹

新加坡常年湿热，这种气候对纸质文物来说，无疑是隐形杀手。霉菌滋生，虫害蛀蚀，以及胶带老化而渗入纸纤维的化学残胶，都是纸张常见的病灶。

曾敏莉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：“发霉的纸像皮肤长癣，会慢慢扩散；虫蛀像蛀牙，须要清理和填补；残胶像结痂的伤口，得先软化，不能硬扯。”

“书虫”是无声且狡猾的破坏者，虫卵潜伏在纸纤维深处，难以察觉。曾敏莉会先把书放进无氧环境里“除虫”，再逐页去尘清洗。被啃噬的缺口，用纸纤维与浆糊细细填补。

然而，修复的最高原则是“修旧如旧”。她认为，泛黄是纸张珍贵的履历，过度“洗白”反而会让文物失真，洗去浓重历史感。

她常提醒收藏者，艺术品应当避开紫外线照射，并防止摆放在厨厕等湿气较重的地方。21摄氏度、湿度50%的环境，是纸质文物的理想庇护



86岁高龄的日本纸娃娃，曾经千疮百孔，曾敏莉将它细细修复。



对曾敏莉来说，出土文物往往最脆弱，也最难下手，是修复工作中最艰难的一类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所。“只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，纸的生命可以很长，几百几千年。”

如今，愿意为纸费心的人越来越少。但曾敏莉认为，未来无论虚拟世界有多先进，有些价值必须回到原件面前，才能感知历史的分量。

“修复是我的工作，也是一种使命。薄薄的一张纸，也能承载历史与文化的重量。”说这话时，她的眼里闪着光。



扫码看艺术医生的工作日常。